

傷寒論輯義按



小柴胡湯治挾嵐嶂溪源蒸毒之氣自嶺以南地毒苦炎燥溼不常人多患此狀血乘上焦病欲來時令人迷困甚則發躁狂妄亦有啞不能言者皆由敗毒瘀心。毒涎聚於脾所致於此藥中。加大黃枳殼各五錢。傷寒蘊要近代名醫加減法。若胸膈痞滿不寬或胸中痛或脇下痞滿或脇下痛去人參加枳殼桔梗各二錢名柴胡枳殼湯。若胸中痞滿按之痛者去人參加瓜蔞仁三錢枳殼桔梗各二錢五分名柴胡陷胸湯。若脉弱虛發熱口渴不飲水者人參倍用加麥門冬一錢五分五味子十五箇。名參胡清熱飲又名清熱生脈湯。若脉弦虛發熱或兩尺且浮無力此必有先因房事或曾夢遺走精或病還不固者宜加知母黃柏各二錢牡蠣粉一錢名滋陰清熱飲如有欬嗽者更加五味子十一箇。若脉弦虛發熱口乾或大便不實胃弱不食者加白朮白茯苓白芍藥各一錢五分。



名參胡三白湯。若發熱煩渴。脉浮弦而數。小便不利。大便泄利者。加四
芩散用之。名柴芩湯。內熱多者。此名協熱而利。加炒黃連一錢。五分白芍
藥一錢。五分腹痛倍用。若腹疼惡寒者。去黃芩。加炒白芍藥二錢。桂一
錢。名柴胡建中湯。若自汗惡風。腹痛發熱者。亦主之。若心下痞滿。發熱
者。加枳實二錢。黃連一錢五分。若血虛發熱。至夜尤甚者。加當歸身川
芎。白芍各一錢五分。生地黃一錢。若口燥舌乾。津液不足者。去半夏。加括
薑根一錢五分。麥門冬一錢五分。五味子十五箇。若內熱甚者。錯語心
煩。不得眠者。加黃連。黃柏。梔仁各一錢。名柴胡解毒湯。若脉弦長。少陽
與陽明合病而熱者。加葛根三錢。白芍藥二錢。名柴葛解肌湯。若脉洪
數無外症。惡熱內熱甚。煩渴飲水者。合白虎湯主之。名參胡石膏湯。醫
方攷。瘡發時。一身盡痛。手足沈重。寒多熱少。脈濡者。名曰濕瘡。柴平湯主



之本方合平胃散。內臺方議曰。如發熱小便不利者。和五苓散。嘔惡者。

加橘紅。胸中痞結者。加枳實。欬逆而發熱者。加丁香柿蒂。嘔吐者。加竹茹。

醫經會解曰。脅下痞悶去棗。加牡蠣枳實。名小柴胡。加枳實湯。鼻衄加生地茅花。痰盛喘。加桑白皮。烏梅。口乾舌燥。去半夏。加天花粉。貝母。

自汗惡熱。譖語煩渴。去半夏。合白虎湯正方。血虛夜發熱。有小柴胡。

一二證。加當歸。芍藥。麥門冬。熟地。壞證。加鼈甲。本草權度曰。玉莖挺長。亦濕熱。小柴胡湯加連有塊。加青皮。外用絲瓜汁。調五倍子數。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嘿嘿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原注。一云。藏府相連。其病必下。脅膈中痛。玉函飲食作飲食。千金翼同。結作在。使下有其字。

成云人之氣血。隨時盛衰。當月郭空之時。則爲血弱氣盡。腠理開疏之時也。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邪氣乘虛傷人則深。鍼經曰：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血氣虛，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緩，腠理開，毛髮殘，瞧理薄，垢落。當是時遇賊風，則其入深者是矣。邪因正虛，自表之裏，而結於脇下，與正分爭，作往來寒熱，默默不欲飲食。下謂自外之內，經絡與藏府相連，氣隨經必傳於裏，故曰其痛下。痛一作病。邪在上焦爲邪高，邪漸傳裏爲痛下。裏氣與邪氣相迫逆而上行，故使嘔也。與小柴胡湯以解半表半裏之邪。王云：血弱氣盡，至結於脅下，是釋胸脇苦滿句。正邪分爭三句，是釋往來寒熱句。倒裝法也。默默不欲飲食，兼上文滿痛而言。藏府相連四句，釋心煩喜嘔也。柯云：此仲景自註柴胡證。首五句釋胸脇苦滿之因。正邪三句，釋往來寒熱之義。此下多有闕文，故文理不連屬也。丹云：方氏、喻氏、程氏、張氏、魏氏、錢氏及金鑑，皆以爲申明熱入血室之由，似於經旨不相叶，不敢從也。



鐵樵按邪高痛下句。觀上下文文理似乎不誤。然於病證不合。寒熱往來之柴胡證。乃習見者。邪高痛下。則未曾見過。如云少陽證之脅下痛。便是痛下。然若何見得是邪高。且何故邪高痛下。便使嘔。如云當作病下。則使嘔字有著落而下字可活講。作下行謂不得作上升解。竊疑此處並無闕文。如有闕文。其句法不能如是。之文從字順。其不可解處。或者有待於口授。亦未可知。茲以靈樞經絡篇所言合之。實驗之病證。以鄙意釋之如下。是否如此。不敢武斷。待後賢之論定可也。

肝爲臚體專製胆汁。此生理學家之言。故靈素商兌據西說以駁內經。其實內經所言者完全與生理學解剖學無干。因內經所根據者爲四時爲生理之形能。以春時之生氣爲肝德。以由憂鬱而得之痛苦爲肝病。其所以以憂鬱歸之肝者。因憂鬱之人。春時無愉快之感覺。反多痛苦之感覺。內經因其



逆。生。氣。故。名。此。種。病。爲。肝。病。所。謂。此。種。病。者。究。何。種。病。乎。曰。善。怒。多。疑。體。痛。
嘔。逆。甚。則。手。戰。瘺。癥。凡。有。此。種。種。病。者。夏。秋。冬。三。時。均。尙。可。忍。至。春。季。無。有。
不。劇。發。者。故。曰。逆。春。氣。因。其。逆。春。氣。故。名。之。曰。肝。病。此。種。種。者。自。西。醫。學。言。
之。乃。神。經。病。也。多。疑。善。怒。爲。神。經。過。敏。痛。爲。神。經。痛。瘺。癥。爲。神。經。纖。維。痙。攣。
也。而。內。經。之。言。肝。則。曰。在。體。爲。筋。在。志。爲。怒。在。變。動。爲。握。豈。不。甚。顯。明。哉。夫。
腦。爲。一。身。之。主。宰。豈。有。醫。學。而。不。言。此。自。後。人。不。知。內。經。所。謂。肝。即。是。神。經。
因。疑。內。經。不。言。腦。非。難。中。醫。者。見。內。經。以。腦。髓。與。骨。脉。膽。女。子。胞。相。提。並。論。
遂。以。爲。內。經。言。腦。者。不。過。爾。爾。不。知。內。經。學。說。根。本。不。同。不。得。據。表。面。膚。淺。
文。義。定。其。優。劣。故。靈。素。商。兌。自。以。爲。所。言。極。真。確。不。自。知。其。立。說。之。全。非。也。
惟。其。所。言。肝。病。即。是。神。經。故。肝。胃。恒。相。連。感。覺。神。經。病。則。胃。神。經。亦。起。變。化。
於。是。多。鬱。者。無。不。嘔。飲。食。不。能。消。化。而。院。中。作。痛。西。人。以。此。種。爲。胃。病。而。中。



國醫籍則以爲肝病。西籍胃病列諸消化系而推究其病源則由於用腦過度。神經衰弱則與內經靈樞不謀而合矣。試更證諸事實。鄙人前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十年。館中同仁什九皆患胃病者。生活程度高入不敷出爲製造。此病之真因然則所謂用腦過度者憂鬱而已。豈不更顯然明白足以證明。內經之言肝卽言神經乎。傷寒之少陽證卽靈樞之足少陽經。靈樞云足少陽之脉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並皆與傷寒論所言相合。膽爲肝之府。少陽病爲膽之經氣病。然則此云藏府相連府當是指膽藏當是指肝。少陽之經氣絡肝屬膽是藏府相連也。少陽之經病口苦善太息善太息則病在胸中所謂邪高也。少陽之經循脇裏少陽病則心脇痛所謂痛下也。肝膽皆主消化。此與西說胆汁主消化不同。春時精神愉快。食量加增。若多憂鬱。春時則發病。反不能食。內經以肝爲甲木。胆爲乙木。皆屬春。是仍說神經。邪高痛下。肝膽皆病。胃氣無。



有不上逆者。逆則作嘔。故云邪高痛下。故使嘔也。而曰小柴胡主之。然則柴胡疏肝膽者也。大抵慢性之肝病。以疏肝爲主。逍遙丸之柴胡是也。急性之傷寒少陽證。以和解爲主。大小柴胡湯之柴胡是也。小柴胡之參。所以和胃。大柴胡之枳實。所以去積。是以肝膽爲正病。胃爲副病。也不曰厥陰。而曰少陽者。靈樞凡言藏之經氣。則主本藏。患病凡言府之經氣。則主榮衛。津液爲病。是可知古人以慢性之肝病屬之藏。以急性之少陽病屬之府也。傷寒傳至三陰。則由府入藏矣。故厥陰是病之深者。少陽是病之淺者。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以法治之。

千金翼。已作而。玉函。屬上。有此字。成本。明下有也字。

方云已畢也。渴亦柴胡或爲之一證。然非津液不足。水飲停逆。則不渴。或爲之渴。寒熱往來之暫渴也。今服柴胡湯已畢而渴。則非暫渴。其爲熱已入胃亡津液而渴可知。故曰屬陽明也。錢云。但言以法治之。而不言法者。蓋法



無定法也。假令無形之熱邪在胃。燦其津液。則有白虎湯之法以解之。若津竭胃虛。則又有白虎加人參之法以救之。若有形之實邪。則有小承氣及調胃承氣和胃之法。若大實滿而潮熱讞語。大便硬者。則有大承氣攻下之法。若胃氣已實。身熱未除者。則有大柴胡兩解之法。若此之類。當隨時應變。因證便宜耳。鄭云。少陽陽明之病機。在嘔渴中分。渴則轉屬陽明。嘔則仍在少陽。如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因病未離少陽也。服柴胡湯渴當止。若服柴胡湯已加渴者。是熱入胃府。耗津消水。此屬陽明胃病也。

鐵樵按。渴者屬陽明以法治之。謂其法在陽明篇中。錢注似太支蔓。鄭注頗好。然有一義爲自來治傷寒論者所不注意。而其關係絕大者。一知半解。不欲自祕。今爲吾諸同學詳析言之。

自來治傷寒論者。皆以爲病在太陽。其病淺。病在少陽。則稍深。病在陽明。則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更深病在太陽易治病在少陽猶之易治病在陽明則難治此爲普通一般治中醫者共有之心理卽內經亦言皮毛爲淺藏府爲深淺者易已深者難治然而獨此一條傷寒論郤爲例外讀者以爲仲聖之意飲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爲由淺入深爲增劇乎鄙意以爲是不然矣余於脉學講義曾言陽明者太陽之已化燥者也正可與此條互證太陽化燥固是陽明然化燥者不拘拘於太陽一經故少陽化燥亦屬陽明陸九芝世補齋醫書中有陽明病釋一篇屢言陽明無死證謂陽明經證清之可愈陽明府證攻之可愈此其說證之學理而可通驗之事實而徵信九芝亦頗自負以爲陽明無死證是渠一生心得方之往哲可以當仁不讓者也然余則以爲陽明信無死證但醫者之本領不在能治陽明之病而在能使有死證之太陽少陽病得入此無死證之陽明一經蓋陽明既無死證便是安穩無險之境醫之治病能



置之安全無險之境能事畢矣是故傷寒論一百十三方約之僅得七法曰
汗吐下溫清和補而七法更約之纔得兩法其一使其經不傳其二使其病
傳入陽明問太陽證何故用麻桂青龍曰所以使其經不傳也問少陰證何
故用附子曰使有陰無陽之險證得辛溫而化燥還成可下之證遂能起死
回生所以使其病傳入陽明也以此爲例則知本條之飲柴胡湯而渴者屬
陽明爲病退非病進也熱病中以濕溫爲最難治何以難治卽因其病夾濕
濕不化其熱有所憑藉則不易解溫之不可汗之不應清之不受下之吐之
無其證據既不能藥之卽愈且其見證開始卽在陽明但惡熱不惡寒口渴
舌絳汗出皆所謂陽明見證特夾溼在內證雖陽明却舌潤不燥陽明之所
以無死證者卽在一清一下已題無剩義今濕阻於中舌既潤清之則胸脘
痞悶熱不解如故旣不見府證更無可下之理此兩法旣不適用所謂陽明



無險一語乃根本動搖矣卽余所謂陽明者太陽之已化燥者也及本條飲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濕溫一證獨爲例外矣河間知其然故用茅朮以燥之其蒼朮白虎湯下自注云茅朮一味最當注意吳又可知其然故用檳榔立清燥諸方而爲之說曰邪在募原非此不得到胃溫邪到胃之後舌苔則黃黃然後可以攻下河間與又可學說雖不同用藥雖不同而意思則同方法則同蒼朮檳榔無非使病之在例外者以藥力迫之使之入正軌而已質言之卽病之不肯化燥者使之化燥成爲可清可下之證而已必明乎此然後可以明白此節渴者屬陽明以法治之語氣輕重之分際與仲聖命意之所所在而濕溫之治法與劉河間吳又可陸九芝三人之學說皆可以不煩言而瞭然明白夫熱病雖千變萬化不外內經陰勝則寒陽勝則熱陽虛則寒陰虛則熱數語（參看脉學講義）此數語一步深一步陰勝則寒是麻桂證



陽勝則熱是白虎證。陽虛則寒是附子證。陰虛則熱是死證。

此專指急性者而言

內經本意該慢性言

第三第四步之危險全因第一第二步治之不得法。若一二步治之得法。決

無。第三四步之危險乃今之時醫動輒以養陰爲口實。豈知病在三陽時以

能。使化燥爲貴乎。陰勝而寒當使化燥。陽虛而寒仍貴在能。使化燥。乃於陰

分未虛之時。開口卽言養陰。動筆卽用石斛。是有意與病爲難。努力杜其化

燥之路。仲聖所最認爲難治者是太陽河間。又可所最得意者爲茆朮。檳榔。

九芝所最歡迎者是陽明經府。而時醫所最擅長者石斛人類巧拙之差。於

此爲極矣。近人奉葉天士爲醫聖。爲其治溫熱初病時。卽能用石斛以保津

液。而仲聖之治傷寒。絕不慮及刲津。劉守真吳又可皆不及天士。將仲景亦

不及天士耶。

得病六七日。脉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

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黃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飲水。

而嘔者。柴胡不中與也。食穀者。嘔。

玉函。脈經。上而字。作其人。小便黃。作小便難。千金翼。成本。亦作難。成本。本

渴句。作本渴而飲水嘔者。玉函。不中之間。有復字。喻氏。魏氏。張氏。周氏本。並缺此條。

柯云。浮弱爲桂枝脉。惡風寒爲桂枝證。然手足溫而身不熱。脉遲爲寒。爲無

陽。爲在藏。是表裏虛寒也。法當溫中散寒。而反一二三下之。胃陽喪亡。不能食

矣。食穀則嘔。飲水則嘔。虛陽外走。故一身面目悉黃。肺氣不化。故小便難而

渴。營血不足。故頸項強。少陽之樞機無主。故脅下滿痛。此太陽中風之壞病。

非柴胡症矣。與柴胡湯後必下利者。雖有參甘不禁柴芩之苦寒也。程云。

後必下重者。脾孤而五液注下。液欲下而已無液可下。則虛虛之禍。因裏寒而益甚耳。遇此之症。無論無裏熱證。卽有裏熱證。亦屬假熱。柴胡湯不中與也。錢云。後謂大便也。下重者。非下體沈重。卽大便後重也。若再誤犯穀氣。

則必嘔而不治矣。嘔者卽呃逆也。素問寶命全形論云。病深者其聲嘔。仲景陽明中風。卽有加嘔不治之語。方氏疑末後尙有脫落。不知仲景以不治之證作結。彼竟茫然不知何哉。尙論并棄而不載。又不知何意。前輩用心終莫知其意指也。錫云。柴胡湯之害非小。今人不明是理。輒以小柴胡爲和解之劑。不問表裏之虛實而亂投之。且去人參。祇用柴芩等輩。殺人更猛。學者能三復斯言。實蒼生之幸也。知云。後言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此更言脇下滿痛。亦有不宜柴胡者。以爲戒也。

鐵樵按。本節各註家雖無懷疑意。然文字不順。醫理不可通。卽各家註釋亦多可商。鄙人所得者未知是否。僅據理一爲探討。庶幾後之學者亦可免盲從之害也。曰脉遲浮弱。惡風寒。誠如柯氏言。爲桂枝脉桂枝證。僅言脉遲浮弱。不定是不發熱。但與下條對勘。則知此條是不發熱。不發熱。但手足熱。是



虛也。其先當發熱。故醫二三下之。是身熱在下之前。手溫在下之後。假使本不發熱。固無取乎下。假使非誤下。則不至見虛象。是本桂枝證而誤下。爲甚確誤。下至於二三。宜乎不能食。脅下滿痛。是脅下滿痛。由誤下而來。若云少陽之樞機無主。卻不敢苟同。凡無病者。胃氣必下降。前文屢言之。不當下而下之。胃氣則上逆。亦反應也。胃氣上逆。藥力持之。因而作痛。脅下雖少陽部位。亦胃之虛里。誤下而痛。蓋胃痛也。何以知是胃。觀本文自明。惟其胃傷。故不能食。亦惟其胃傷。故食穀者。嘔本渴。飲水而嘔。是水逆。乃胃燥停飲之。故曰柴胡不中。與者明。非少陽事也。此下緊接一條。亦云頸項強。手足溫。脇下滿。却云小柴胡主之。同證異治。銜接而列。令讀者比較而自明。此自有深意。蓋邪傳少陽。但見一證。即是小柴胡果。是少陽樞機無主。而又柴胡不中。與。則與下條相背矣。至於張錫駒。諄諄以柴胡之害爲戒。郤未能言其所

